



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魏德友夫妇的家显得那么渺小,却又那么醒目,一首悠扬的沂蒙小调,回响在漫长的边境线上——

# 老兵和他的妻子

■何建明



一望无际的萨尔布拉克草原,一直以来被称为“无人区”。夏天,这片荒漠生长出稀疏的草原;到了冬天,这里就是雪和冰的世界……

“当时的萨尔布拉克草原是一片戈壁荒滩,除了边防部队和兵团农场外,一般人很难在此扎根,狼等野兽也不少……”曾在塔城军分区边防团工作的小郭告诉我。

我是为采访守护在此近60年的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魏德友而来的。没想到,这位老兵半个月前在自己家门口升旗时被大风刮倒骨折了……82岁的老人,竟然被一阵大风刮倒,并造成骨折。这风有多大啊!

小郭解释:“八九级风是常事。”而我在下车后步行到这位“老边关”家的几百步路上,就已经感觉到了迎风的吃力劲儿。

在魏德友的家门口,一根高高的木杆上,一面五星红旗正在风中飘扬。“魏大爷受伤,谁代他升旗呀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,是我升的……”这时,一位只穿着单衣的老大娘从土屋里走了出来。

“大爷,北京的何作家来看你们了!”小郭热情地介绍我。

那面国旗下,老大娘紧紧握住我的手……她的眼睛很有神,只是牙齿全掉了,故而嘴巴是瘪瘪的,说话明显因漏风而发音不清,但她的山东口音依然十分明显。令我心头微微一颤的是:老大娘的身子骨太消瘦了,腰和后脊梁已经弯了,那瘦削的头顶上则是一片零乱的灰白发。

老大娘最初的名字,叫刘景好,据说她年轻时长得俊,堪称沂蒙山区的“一枝花”。一米六的个头,有身材、有模样,头上的一条大辫尤其美丽。她在最美好的年纪认识了当时在唐山当兵的魏德友。那时她一直梦想去北京看看,于是自己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“刘京好”。

1964年魏德友从部队退伍回到老家,不久两人结婚。有一天他告诉她:“我想带你去……”

“啊,我们要去北京啦?”她高兴得跳起来,那张美丽的脸一时因激动而涨得通红。

“是北京,不过只是路过。”他解释。

“啊?那去哪儿呀?”她有些懵。

“新疆。”

“新疆?新疆在哪里?”她完全不清楚,甚至没听说过。

“新疆就是新疆,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。”他这样说。

她开心地欢呼起来:“好,就像我过去的名字一样,景好。哎哟,可我刚把名字改成‘京好’呀!”

他报着嘴偷乐。随后说:“你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向往北京,不更好嘛!”

“你就会蒙我,啥时走?”她红着脸,问他。

“明儿!”

那个时候他们的“家”,就是一床铺盖,加两个装杂物的麻袋,算是全部家当了。新婚不久的她,就这样收拾了全部家当,跟着年轻的丈夫来到祖国的边陲——塔城地区,被分配到守护边关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二连。

## 二

“咋连房子都得自己盖,自己垒呀?”她完全想不到丈夫一路念叨的地方竟然是一片荒凉的戈壁。所有一切都得自己动手,像鸟儿筑巢那样将一根根木头、一块块草皮,再加一铲铲泥巴,垒成地窖子。

魏德友也没有想到环境如此艰苦,他有些自责地伸出胳膊,将她搂在怀里,心头则在默默地念叨着:无人区呵!真的是无人区……

是的,这里就是无人区,为了加强边境建设,所以才需要有人在这里扎根盘营,甚至建设家园。他就是响应国家这样的号召,带着年轻的妻子从山东来到此地。从报名的第一天起,他便做好了这样的打算:为了国家边陲安宁,一辈子在此安家。

她是他的妻子,他带她来到这儿,他觉得自己有保护她的责任。但后来发现,他还有更重要的事,就是把兵团交给的“173号”界碑管控区的边境守护好。可要守护好这片祖国的疆土,先得让自己成为这片“无人区”里的常住人口。于是他第一个任务,就是带着妻子在这里建起一个“家”。

“有小家才有大家。我们建好小家,就能安心守边陲!”他对她这样说。

男人刚来时工作的第161团二连就分布在这片“无人区”上。他和兵团战友们从最初的一把镰刀、一把锄头,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生活,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,转眼已在这里坚守了整整58年……今天,82岁的魏德友仍在此地继续屯垦守关。



每天,魏德友和妻子都会风雨无阻地在门口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。

魏德友的传奇是另一本巨书。然而现在,我看到的是相伴在他身边的妻子以及她一手支撑和呵护起来的“家”——门前高高飘扬着国旗的那座低矮土屋。

连着天的广袤戈壁滩上,她的家孤零零的,太微不足道,就像贴在草原上的一块“小方砖”。然而她告诉我:“这已经是多次翻新后的家了,以前就跟鸡窝一样。”她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。

这位“老边关”的第一个家住了近40年,那是一个半地半地下的地窖子,是他和她靠双手与一把铁镐刨出来的住所,现在回忆起来,那里艰苦得简直不能称之为家。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,“家”的概念才完全呈现了。

家庭中的母亲和妻子总是辛苦的,而在边塞上守护边卡远超过一般母亲和妻子所要承担的苦、累、险和惊心动魄。她要为丈夫准备每天外出路途上随身带的干粮与水,更要为孩子们吃喝拉撒忙忙碌碌不停,还要管理家前宅后的鸡场、牛羊和做好风雪突袭的防备……她已经记不得多少次紧搂着孩子,在寒冷的深夜,等待尚未回家的孩子他爸。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?是不是被狼吃掉了?”女儿总是有这样的担心,这并非孩童不着边际的幻想,而是可能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惨剧。无数个这样的夜晚,母女一起深深地担忧着,妻子甚至惶恐地想着:假如他回不来了,她跟孩子将来咋办呢?

有人问她,你咋挺过来的呀?她回答说:“就这么过来的呀!想着孩子他爸,想着娃儿要长大,想到这块疆土上要有个人看守着……”

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,一个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母亲和妻子。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我现在知道了她那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刘京好。

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?她笑了:“我想去北京,后来去成了,北京就是好呀!”

她的理解就是这样淳朴、自豪和幸福。一个在苦水的浸泡中强大起来的女性,一个心里装着这片戈壁的女性,她经得起风雪与酷暑,并且有着不可磨灭的信仰和意志。

“男人咋想的,就是我跟着他的理由。男人咋干的,就是我前面的路。”刘京好大爷的牙齿已经全部掉了,她说不出来60岁的时候就己经没了一半。“医生说这里的水碱重,不像我老家那里的山泉水清甜清甜的。”老人的牙口不好,发音不清,但记忆十分清晰,尤其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。

“大爷,您到新疆后回过老家几次?”这是我好奇的事。

大爷伸出一只手,张开5个手指。

“才5次?”

她点点头。又伸出3个手指说:“生第一、第二个娃时回去了,老头退休后又回了一回,再没回了。还有两回咋回的

其实不用找答案,答案就在刘京好与正靠在床头的魏德友的脸上和身子骨上……

第一眼看到魏德友时,我就明白了这一家谁是顶天立地的脊梁:虽说是一条腿绑着夹板与纱布,身子只能坐在炕头,但82岁的老人依然一副山东彪形大汉的模样。上身只穿着一件背心,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,就像鹰一般,他就是靠这双眼睛为我们亿万人守护着这段边防线。

坐着的魏德友,依然如座大山,尽管沉默寡言,却有磐石一般的钢铁意志。在炕头上的他,手持一台不知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出产的收音机——在采访他之前我就知道他身边一直带着一台收音机,这是他除了马、马鞍、望远镜和水壶之外最不能离身的“五大件”之一。

马是他巡视边境线的交通工具,没有马就无法走遍他负责的“173号”界碑地段的边境线,那几十里路,靠人走是无法保证效率的。

“马也有病的时候,那个时候边境线不可能‘放假’,所以人必须像马一样顶

上去。”魏大爷这样说。

“那您一天得走多少路呀?人都累坏了!”

老兵往窗外望了一眼,没有说话,只有眼神里那股不屈的目光在告诉我,逢到那样的日子时,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

“马病了,他就是马,年轻时他比马跑得还带劲……”一旁的刘京好大爷很风趣地搭话。老头儿没有说话,只笑笑,似乎默认老伴这种说法。

大爷一脸欣赏地看着自己的男人,好像一辈子没有欣赏够似的。

俗话说,千里之堤,溃于蚁穴。为了防止每一个可能的漏洞,他与老伴能使用的办法与本队都使上了,在他们巡视和管轄的“173号”界碑地段的边境线上,没有任何一只乱窜的野猫和恶狗。“看不住野猫恶狗,坏人也就有了机会。”魏大爷这样说。

为了在千里边关上不出现“蚁穴之溃”,他们把一生的心思都用在所巡视的“173号”界碑管控区的每一寸土地上。

那是一片戈壁荒滩,那是一片风雪与艳阳轮流光顾的天地,那是一片永远走不到尽头的牧羊地……但他的足迹必须踏遍每一寸沙丘与戈壁,他的目光必须扫尽每一棵荒滩上的草木与每一块乱石,他的汗珠会在每一个足迹与每棵草木边留下光泽,他就是这样走了近60年——从一个青春少壮的山东小伙子,变成今天步履蹒跚、背驼腰弯的八旬老人,我们难以想象这中间是怎样的一段人世沧桑!

而他陪着他从一个黄花大闺女成为今天背驼腰弯、满嘴无牙的老太太……

听当地边防干部们说,老两口在“173号”界碑地段巡视近60年,行程的总长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行走了5圈,长

时间了,只是没有告诉三个子女。所以在16年前的2006年时,三女儿带着哥哥姐姐的“任务”来到父母跟前,来劝父亲带着母亲一起回山东老家养老。

“不走。我不会回去的,我的身体还行,守牢这片边境,就是最好的养老,你妈妈也不会走的!”三女儿一直是老夫妻最疼爱的孩子,眼看完不成哥哥姐姐交给的“任务”,三女儿急了,于是缠着老两口不放,意图想劝动父母。

“闺女,你也用不着闹了,爹跟你说话实话……”老兵把女儿叫到跟前,掏心掏肺地说:“你想,爸爸妈妈当年为啥不远万里,从山东来到这里?就是因为这里地没人守着,你、我们家、全中国的百姓能安宁吗?要想让大家安宁,就得有人在这样的地方守好门。我跟你妈,在你们小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条路,咋可能半途退了呢?”

“老爹,你现在叫退休,不叫退防。”女儿说。

父亲摇摇头,说得斩钉截铁:“别人可以退休,但我不能。而且假如我离开这里,你爸可能就不会每天活得有滋有味、精神抖擞了。你不希望爹妈活得开心一点吗?”

“爹——你怎么这样说呢?”女儿哭了。

父亲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,像教小时候的她学步一样,一字一句地说:“爹讲的是真心话,假如要我离开这儿,我的心就会垮,骨架子也会塌。只有在这儿,吹着边关的风,沐浴着戈壁的日光与寒风,你爹的筋骨才是硬实的。”

女儿不再劝了,她抬起头,看着苍老然而又异常刚毅的父亲,似乎明白了这一切,她说:“爹,既然你和妈都已下定决心,那好,等你们老两口走不动的时候,我、或许还有哥哥姐姐来替你们守边!”

“真是我的好闺女!”顿时,父亲高兴地朝里屋唤起来:“老婆子,快把柜子里的酒拿出来,我要喝一杯……”

三女儿说,这一夜她从父母的脸上看到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开心与轻松。

## 五

一对赤诚至爱的老人,相守边关半个多世纪,过着如此平凡艰苦的生活,心里却充满了乐观与爱情。

2021年6月29日,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,魏德友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,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授的“七一勋章”。

“那一天我坐在台下,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老头子颁授勋章,一起合影……我的眼泪哗哗地流,高兴,老头儿一辈子的付出都是值得的!”这是老大娘面对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。

那天采访结束时,我安慰了一番魏大爷,对出门送行的大娘说了声“保重”,她爽朗地说:“我现在省心多了。巡关的事,交给女儿了!我就照顾老头子身体,再就是每天早上升旗……”

老大娘的性格一点没变,还是当年的“山东大嫂”性格。

车子已经在边境线上驶出很远一段路程,但我多次回首望着耸立在门口的那面国旗。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,一直高高地飘扬在我的视野里,飘扬在魏德友夫妇的头顶上。

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 
版式设计:贾国梁



长征

第5594期